

死生無界

——巴黎墓園漫步

陳瑾瑜

華人文化對於「死亡」總是充滿著忌諱，所有和死亡相關的人事物往往都被華人排斥、抗拒，而對於人死後的棲身之所「墓園」，更是給予過多的繪聲繪影。墓園因此在台灣人心中總是留有著陰森恐怖、生人勿近的印象，除非是敬宗祭祖、清明掃墓的時節，一般人是不会輕易靠近。有別於華人社會對於死亡的害怕，基督教文明將死亡視為「回歸」、是人生另一階段的起始，以一種灑脫態度面對死亡的來臨。對於死亡的豁達，使得墓園在西方社會被視作為安放靈魂的淨土，而不是鬼影幢幢、靈火飄蕩、讓人畏懼的異界空間。歐洲的墓園如同寧靜祥和的公園，讓生者寄託哀思、憑弔過往，是另類的旅遊景點，讓漫步其中的人明白原來生死之間的距離是如此的宏大卻又渺小。

參觀墓園是歐洲特別的旅遊文化：埋葬英國歷代名人的西敏寺一直是倫敦最重要的觀光景點；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遊客前往倫敦High Gate墓園，弔唁以《資本論》撼動世界現代史發展的馬克思，使該墓園門票收入年年逾二十萬英鎊；巴黎的旅遊手冊更將巴黎三大墓園——拉樹茲神父公墓（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）；蒙帕拿斯公墓（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）；蒙馬特公墓（Cimetière de Montmartre）列為遊客造訪巴黎必到的觀光景點……。何以歐洲的墓園如此地引人入勝？歐洲人又是如何「行銷」這種另類的「墓園遊」？從巴黎的三大墓園或許可一窺一二。

許多東方人無法理解，為何寸土寸金的巴黎市區擁有佔地超過上百公頃的墓園，但在巴黎人心中這些墓園既是公園也是古蹟，是巴黎風景中

圖一 旅人如織的拉樹茲神父公墓



圖二 綠蔭扶疏的蒙帕拿斯墓園



特別的一角。巴黎的墓園都有超過百年以上的歷史，巴黎政府將其視為市區內重要歷史建築，給予特別的保護。每個墓園的空間設計都有完善規劃，綠樹扶疏、綠草如茵、明亮潔淨，動線設計流暢，是市區內的另一種公園，提供巴黎居民一個安靜的沉思空間。

如同一座座微縮的建築雕塑博物館，巴黎的墓園充滿著各式各樣極具創意及紀念價值的雕塑。每一個墓地雕塑可能是墓地主人的生前職業，或是主人的願望及對未來的想像，亦有著主人生前的最愛，當然更多的是親朋好友對主人的思念及祝福。一個墓地雕塑都代表著一個生命的終始、回顧了一個又一個的人生故事。

更引人入勝之處，莫過於巴黎墓園是眾多名人的長眠之所，是所有崇拜者的懷念天堂。蕭邦、王爾德、普魯斯特、德拉克拉瓦……久居拉榭茲神父公墓；沙特與波娃、涂爾幹、波多萊爾、莫柏桑、潘玉良……共住蒙帕拿斯公墓；左拉、楚浮、傅科……棲身蒙馬特公墓。這些曾為人類文明發展

寫下燦爛歷史的偉大靈魂，人生的最終旅途竟都歇息於此，讓巴黎墓園成為天才的聚會所。而為了照顧從世界各地到此憑弔偶像的遊客，巴黎政府特地為這些墓園架設網站，詳盡介紹墓園的歷史和特色，標誌出這些名人的長眠之處。此外，墓地管理處提供遊客免費參觀地圖，讓遊客可以不費力氣在茫茫「人海」中拜訪自己的偶像，跨越生死、跨越時空阻隔，進行近距離的接觸。

巴黎的墓園是一本故事集，歷史滄桑在此轉化成一個個引人入勝的故事，讓人佇足留戀。在主政者有心規劃下，墓園成為巴黎的觀光資產，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到此拜訪。來到墓園，你的心裏會想些什麼：是對死亡的敬畏、對歷史的憑弔、或是對世間情感的不勝唏噓？巴黎的墓園所集合的也許不是哀愁，是死生無界的永恆對話。

（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）

圖三 鮮花朵朵歌頌沙特與波娃的思想和愛情



圖四 一顆碎石遙祭社會學家涂爾幹

